

庄园设计

[澳] 吉娜·沙鲁海兹 编著
齐梦涵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mages
Publishing

庄园设计

[澳] 吉娜·沙鲁海兹 编著
齐梦涵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mages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园设计 / (澳)吉娜·沙鲁海兹编著;齐梦涵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8-0725-0

I. ①庄… II. ①吉… ②齐… III. ①住宅-建筑设计
IV. ①TU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2076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肖 莉
助理编辑: 齐梦涵
版式设计: 吴 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65200318 021-31260822-898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村 邮政编码:511450)
开本: 635mm×1092mm 1/8
印张: 30 字数: 30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照片版权信息
Image Credits

- © Carmel Brantley: pp. 221-3, 229-35
- © Sissela Johansson: Jacket portrait of Mark P. Finlay
- © Erik Kvalsvik: pp. 171-2, 174, 176
- © LC Lambrecht: Endpapers, pp. 86-7, 89, 96-7
- © John McManus: pp. 167, 177
- © Andrew L. Moore: pp. 213, 215-19
- © Eric Piasecki: Cover, pp. 9, 13-17, 19-20, 22-39, 135-8, 140-1, 143-8, 150-65
- © Durston Saylor: pp. 84, 91-5
- © Steven Brooke Studios: pp. 168-9, 175
- © Sargent Photography: pp. 225-7
- © Warren Jagger Photography: pp. 2-4, 6, 41-5, 47-9, 51-68, 71-7, 79-83, 99-101, 103-21, 123-6, 129-33, 179-83, 185-7, 189-99, 201-8, 210-11, 239

Drawings by Mark P. Finlay Architects: pp. 21, 50, 78, 90, 102, 128, 142, 149, 173, 188, 209, 214, 228

目录

欢乐的建筑 7

位置的重要性 12

传承,再加上一点幽默感 40

材料和特性 69

变奏曲 85

折中主义自有其高明之处 98

与地标携手共进 122

保护与重新解读 134

深入传统之中 166

展现永恒 178

现代性体现于细节处 200

从个人主义到建筑 212

领会先例与文脉 220

项目信息 236

致谢 238

照片版权信息 240

庄园设计



庄园设计

[澳] 吉娜·沙鲁海兹 编著
齐梦涵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mages
Publishing



目录

欢乐的建筑 7

位置的重要性 12

传承, 再加上一点幽默感 40

材料和特性 69

变奏曲 85

折中主义自有其高明之处 98

与地标携手共进 122

保护与重新解读 134

深入传统之中 166

展现永恒 178

现代性体现于细节处 200

从个人主义到建筑 212

领会先例与文脉 220

项目信息 236

致谢 238

照片版权信息 240



欢乐的建筑

由于这是我的第一部精选作品集，所以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康涅狄格州的建筑师，现在已经拥有 30 多年的独立实践经验，我们的事务所在住宅设计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我们的设计作品大多是坐落在美国高档郊区的庞大而宏伟的庄园建筑，还有一些是高级的私人俱乐部。

然而，能被形容为我的“创业故事”的那段经历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曾几何时，我还是一个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野孩子：我们家一共有六个孩子，而我是中间的那个（五个男孩中的老三），我对此的应对方式就是经常跑进树林里。伊利诺伊州诺斯布鲁克是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现在已经十分发达了，但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年少的那段时间，这个小镇的周围全都是茂盛的森林。我每天都到森林里去。

除了我的兄弟姐妹，我最好的朋友还有我在树枝下面认识的野生动物：浣熊、负鼠、松鼠，甚至还有蛇。由于我家对于户外活动采取的是宽松政策，所以我学会了关注周围的环境。有时，我会偶然发现被遗弃的动物幼崽，知道它们是没办法自己活下来的，便想办法把它们养活。我每天给他们带来食物和水，但是我意识到只做这些还不够，它们是我的伙伴，需要我为它们付出更多。最终，我的母亲注意到了我对这些动物的关心，并支持和鼓励了我。她设法不失格调和优雅地养育了六个孩子，是一个感性，具有极强观察力的女人。但是她也立下一个铁则：我不能把动物带进房子里。因此，我开始为它们设计修建庇护所。

尽管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能一劳永逸的事情，所以我认真地研究起这些动物的习性。我养的七只浣熊每天要排泄大量的粪便，当我爸爸抱怨起那味道时，我便在它们的兽笼下安装上轮子，每天把它从院子里脏了的地方挪到干净的地方。蛇对生活环境的要求特别高：它们需要水，但是水又不能太多；能直接产下小蛇的蛇还要与产卵的蛇严格地隔离开。我的做法中肯定有不太对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只要我认真注意动物们对它们想如何生活做出的表示，我所提供的环境便能使它们非常满意。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画了出来，然后把设计图纸交给父亲。他则到家附近的五金店，把我材料清单上仔细测量过规格的东西买回来。

当然，你不必是个火箭科学家就能明白这个故事的重点。今天，我的公司为有两条腿的生物设计建设更为豪华的避难所。但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伙伴实际上是我的第一批客户，事实证明我为它们创造家园的经历是最好的培训——它不仅对我的设计工作大有帮助，还帮助我成了如今这样的一个建筑师：一个致力于深入、密切观察客户并理解他们需求的设计师，我尽我所能地为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设计我的作品，而我最大的满足便来自客户从我的努力中获得的快乐。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我可以荣幸地宣布我在这种追求中获得的快乐从来没有减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想当一名兽医，但事实证明我更适合从事现在这份工作，为别人建造避风港。

从建筑的角度来说，庞大宏伟也许已经写入了我的 DNA。1725 年，我的祖先曼恩·佩吉开始建立罗斯威尔，他是弗吉尼亚州最早的定居者之一。罗斯威尔建成后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私人住宅。但正如我刚才说的故事所表明的，无论规模如何，我们设计任何项目的方法都既不浮夸也不傲慢自大。我——作为一名建筑师或个人——最感兴趣的是舒适性、宜居性和实用性，此外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欢乐。在我看来，虽然到我办公室来的大多数人都有着类似的要求，但具体到每个人还是有差异的，我所面临的挑战便是采用一种已经形成标准的设计流程，再根据具体的差异来对这套流程做适当的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和客户坐下来讨论完公共空间和私人房间的设计细节之后，还要再问“现在告诉我：你一直想做的是什么，你有怎样的幻想”？客户的回答往往令人惊讶。一个客户告诉我他收集了大量的超级英雄周边产品，他一直都想将它们展示出来，这让我的想象力立刻燃烧起来。最后，我们为这位先生和他的家人设计出了我们公司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项目之一。那是一座拥有对称结构的乔治亚风格庄园，它也成了康涅狄格州的一处著名房产。专门设计出的手办展台为书房增添了一抹别样的光彩；浮雕装饰的壁炉之上，两个通知托盘之间，挂着绘制精美的超级英雄画作；楼梯间里优雅的装饰带状物上铭刻的文字也并非出自柏拉图或爱比克泰德，而是出自梅尔·布鲁克斯。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没有道理让你为奋斗一生而奖励自己的“重要的”住宅像公共机构的建筑一样死板僵硬。相反，你梦想中的家园可以，而且应该让你放松心情，异想天开，让你感受到欢迎，而且最重要的是，住宅应该能够高度个人化地表达其居住者的品格与世界观。我总是告诉人们我喜欢做一只变色龙，这一方面指的是我能从处理不同类型的工作、打破常规、让不同的规则相互融合使其更能适应某个项目的独特个性中获得快乐，另一方面也指我不是为我自己设计这些建筑的，我不是在通过这些建筑作品来阐明我自己的观点。我希望人们在谈论“一个马克·芬利设计的住宅”时，谈论的是一个真正的，长期居住于其中的家庭，而不是由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建造出的一个构造物。

我同时受到狂野地创造和坚定地实践的双重影响，最终总结出了我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我母亲那边的一位姨祖母，名叫露丝·佩吉，她是20世纪上半叶一流的芭蕾舞家和舞蹈指导。她先后与安娜·伊凡诺芙娜剧团、塞尔戈·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及其他一些艺术团一起表演，后来还在芝加哥创建了几个自己的艺术公司，其中包括露丝·佩吉基金会舞蹈学校。露丝姨祖母是那种每个孩子都会对别人炫耀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亲戚（我现在也依旧如此炫耀着），她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世界重塑了我的想法，使我在小时候就认识到了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可能的。露丝丈夫叫作托马斯·哈特·费舍尔，是芝加哥的一位著名的律师，他们两人在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的哈伯德伍兹地区有一座海滨别墅，那座建筑直到今天仍是我见过的最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住宅建筑之一。托马斯的表亲霍华德·费舍尔设计的预制模块化钢结构领先于当时的时代几十年，他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将之展示出来，露丝后来把它建在了一个可以俯瞰密歇根湖的悬崖上。这座以野口勇、萨尔瓦多·达利和马克·夏卡尔的艺术作品装饰的白色金属盒子惊人的舒适，露丝和汤姆没有孩子，所以他把这个地方提供给我们玩耍，他们来自巴黎、里约和圣特罗佩的光鲜靓丽富有艺术气息的朋友们也和我们一起在这密歇根湖畔追逐玩闹。和我家那座破旧而温馨的房子一样，这座混合了异国情调和日常生活的建筑也教会了我——一个美国中西部地区中产阶级家庭喜欢鼓和曲棍球的孩子——事物可以在非同寻常的同时平易可亲，我学到的这件事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的工作。

我父亲这边的亲戚更讲求实际，当然他们也不是毫无想象力的。我的父亲曾在我的出生地堪萨斯城的联合纸袋公司工作，我14岁那年全家搬到芝加哥生活，后来又搬到了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我是一个中西部的孩子，我怀念那里的一切，但是我也被东北部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崎岖地形所震撼。此外，正是在康涅狄格州，我的爸爸——我在诺斯布鲁克建立的动物避难所的临时总承包商——推动我进入了建筑的世界。他留意到了我的兴趣，建议我帮他设计我们的新房子，他注意到了我对建筑的热情和天生的能力，他指出新迦南市及其周边地区有很多活跃且具有创新能力的建筑公司，并建议我去它们当中找一份工作。



于是,我15岁时就在新迦南市的雷蒙德·J. 凯利工作室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学徒工作,我为他们清空垃圾桶,每小时赚1.45美元。等到我从肯塔基大学(我此前在波士顿的文特沃斯技术学院学习结构工程)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从凯利及另外两位建筑师:盖里·林德斯特伦和大卫·科芬(放学后和暑假)那里获得了十年的亲身实践经验。起草、渲染、建模——任你挑选,我都做过。但是,好不夸张地说,对我现在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从实践中得到的教训。有些教训是明确讲给我听的,但是那些更有用的教训则来自推演,而我则像对待我童年的动物伙伴们那样,认真地观看、聆听——并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放在心上。

我们如何工作

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建筑师。他们当中有一位——一个能力惊人的男人——脾气很暴躁。他总会在某个客户拒绝他的设计时大发脾气:他回到办公室,脱掉外套,然后开始发疯。我的另一个导师则深陷自己造成的挫败感中难以自拔:如果他想到一个好点子,但是这个点子和客户明确表达的愿望相冲突,他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然后等客户指出这与他们的要求不符时才放弃。我当然理解并同情(即使我明白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愤怒)他们,每一个建造者都希望自己的努力受到欢迎。但是从这些经验中我也认识到,客户的意愿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用你的才能来实现他们的梦想不是对你的阻碍,而是一种荣誉。今天,我们提出的绝大多数设计方案都在初步提议的阶段就被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客户一般不会再让我们删去或增加什么内容,这并非因为我们都是天才,而是因为我们足够重视客户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从盖里·林德斯特伦——一位才华洋溢的建筑师——那里获益匪浅,我几乎没办法把我学到的知识完全消化。盖里,唉,他对建筑的爱或许没有多明智,但真是太深沉了:他是一个工作狂,事实上的一人乐队,每天太阳刚刚升起就走进办公室,花一整天的时间画出一个又一个草图、制作施工图、接听电话,然后回家继续做这些事情,大概要到他倒在床上的那一刻才会停止一天的工作。我发现这种工作状态是这个行业所特有的:据说埃罗·沙里宁一天工作25个小时,但是和伟大的路易·康相比,沙里宁看起来就像在度假一样。这样的建筑师们——盖里也是其中之一——使我们了解到要想把一座建筑设计好,完善其细节,将其化为现实,需要耗费多少时间与努力。盖里向我展示了如何变得卓越,但他也使我认识到我不能单打独斗。我需要与优秀的合作者们一起工作,相信只有这样,我才能享受丰富的家庭生活,而正是美好的家庭生活给我带来了对于家的理解,这是无论在制图桌前工作多少个小时都得不到的。

至于我的另一位雇主,他以“美手”著称,意思是说他画的图非常精致。他的这种技能为他的设计添加了不少的魔力:他的设计往往不仅展示出平面图和立面图——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个挑战了——还在建筑周围加上环境,用景观元素、光影效果来烘托他的设计。看到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图,客户立刻就对他的设计着迷了。我对这种能力大为惊艳,但不羡慕妒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展示带有一定的内在危险,它类似于在线约会网站可能存在的风险:真实的东西可能和图片所表达的理想状态不符。看着他施展的魔法,我发誓我设计的每座建筑都要超越它们主人的期待。

我毕业后非常幸运地在位于康涅狄格州哈姆登的建筑师凯文·罗氏和约翰·丁克洛的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他们曾与埃罗·沙里宁共事，并在沙里宁去世之后完成了许多他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他们的项目主要是机构建筑和企业办公楼，而非住宅，但我仍然想在这里学习他们细腻精致的设计方法，我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实际上，我甚至带着自己的简历直接来到了凯文和约翰的办公室，并且在他们同意面试我之前拒绝离开。谢天谢地，我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们给了我一个年轻人很少能得到的机会，约翰对待我更是像家人一样，他邀请我去他的避暑别墅，不停地和我谈论怎样开办我自己的工作室。“公司规模尽量越小越好。”他向我建议道。这个建议令人难忘，因为它来自于一位只凭三人小队就设计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整座翼楼的建筑师。“如果你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赋予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机会，那么你只需要几个帮手就可以办到你想要的一切。”

尊重你的同事，营造友好的氛围，让每个团队成员都真正地担负起每个项目的重任。这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它指导了我们建设的每一座住宅。

我把建筑称为“占领艺术”，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将详细地解释我们怎样把建筑从设计化为现实。不要误会，艺术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实际上，如果说我做的事情是一门艺术的话，那它一定会从这既关系到灵感和创意，也关系到人的过程中显露出来。许多建筑师十分重视来自同行和评论家的赞美，如果我说我不想有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或埃德温·勒琴斯爵士一样大的名声，那我肯定是在撒谎。但是说实话，能让我获得最大的职业满足感的是当人们第一次走进一座我设计的住宅时，他们说道：“天哪，你做到了。”那正是欢乐的建筑——它是为了施与我信任的顾客、我自己和我的公司而建的。我希望这也是你翻开后面的书页所看见的。

位置的重要性

The Primacy of Site

The measure of great residential design is not a house, but a state of mind: an immediate feeling of relief and gratitude upon arrival; surprise in discovering new uses and meanings; the anticipation to return. Because creating great residential design is perhaps the fundamental aim of our firm, one key method by which we achieve emotional resonance is to establish a dialogue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site.

For a 10,000-square-foot (929-square-meter) residence in coastal Southport, Connecticut, the presence of Long Island Sound figured prominently in our handling of the commission, overall. Water signals our bodies to relax and recharge. So, we aimed the viewpoints of homeowners and visitors to Long Island Sound immediately upon their turning into the property. The driveway then makes a hard left, grazing the residence's Regency-style north elevation, and continues under an archway of the garage. It terminates in a motor court. Using the driveway to both introduce and withhold Long Island Sound cultivates a desire to explore the house further, to discover the whole view and feel fully rejuvenated. This sequence for entering the site also ensures a first long look at the exterior, whose limited material palette and razor-sharp cornices and abacuses reflect the husband's Scandinavian heritage.

Cultivating a relationship to Long Island Sound informed the treatment of the house's water side equally strongly. Here, we solidified the foreground and middle-ground views for the occupants. These perspectives place distant vistas in relief, while the wildlife and human activity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foreground and middle ground complement the slower pace of waves and shifting skies.

OPPOSITE: The formal entry is set apart from the larger facade by a pediment, transom-topped door, and other elements. **OVERLEAF:** Approaching the residence from the northwest wpermits contemplation of its Regency-style exterior, and a glimpse of Long Island Sound.

